



儿童文学如何塑造老年形象?

□卿翼帆

儿童文学主要以“儿童”为叙述主人公,企图让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与自己“相似”的儿童主角共情,以主体间性理路收获成长。除了儿童主人公外,老年角色也常常在作品中出现,他们与儿童一同搭建连接生命原初与生命末端的桥梁,二者相互对照,互为镜像,相辅相成。儿童文学中的老年形象帮助儿童认识“衰老”“死亡”“代际关系”等多种社会学和哲学命题,体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较好的教育功能。

从儿童文学中的老年形象塑造中,可以窥见部分老年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生活境况。在一些父母缺席的叙事结构中,老年人成为孩童唯一的依靠。这种故事设定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映射了现实社会中隔代抚养的生活状态。韩青辰的《蓝月亮 红太阳》(2006)中,父母离异后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孩童涛涛“被抛弃”,与姥姥姥爷一起生活。汤素兰的《珍珠》(2008)中,12岁的女孩阳子因为父母去深圳工作,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曹文轩的《樱桃小庄》(2016)中,因为父母出门务工,留守儿童麦田、麦穗留在乡村,与奶奶一同生活。薛涛在《烨皮船》(2022)中塑造了老年形象“爷爷托布”。为了照顾孙子,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城市中帮助子女,承担孩童照顾者的角色。在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老年人填补父母空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孩童的“替代”父母角色,延续家庭育儿责任。他们不仅承载着家庭温情,也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家庭伦理结构的变化情境。儿童文学通过塑造儿童与老人相互依靠、一同生活的主要情节,对代际关系进行再认识,为现实生活中“被隐形”的老年人发声,让被忽视的“留守”祖辈形象重回儿童生活视野,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关键

角色。

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充满智慧的“叙事者”。他们通过口述历史,将童年与老年连接,传承传统文化与家族记忆。儿童文学塑造“写实”的老年形象,不仅体现社会历史变迁,还展开经验与文化在代际间的传递。在法国作家埃尔韦·茹昂的《外婆的记忆》(1999)中,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外婆将装满自我过往回忆的箱子送给外孙,延续家族记忆,让孙辈在守护中传承祖辈美好的人格品质。在美国作家雷利·简·拉伦的《外婆总是有办法》(2013)中,外婆将她的爱倾注在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蓝色丝绒挂毯——“雪星星”上,将旧物创造性传承,在代际之间延续爱与历史。在王勇英的《花一样的衣裳》(2018)中,苗花婆婆教授孩童民族服饰的制作方式,让民族技艺在孩童中传承。在王新生的《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2021)中,琉璃爷爷守护中华传统技艺,不让秘传方法流入外邦之手,向孩童传递技艺、智慧与经验,凝聚家族力量。

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重心从过去的祖辈家长转移到新一代儿童。儿童文学作品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权威老年形象逐渐减少,反之,老人与儿童结成同盟关系,呈现出新型的现代老年形象。在孙幼军的《怪老头儿》(1991)中,“怪老头儿”既有着渊博知识的智者,也是能以平等态度与孩子们交往的“老小孩”。在法国作家利蒂希娅·布罗吉-巴隆的《再见,外公》(2012)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外公希波里与孩子一同秘密出逃,释放天性。在意大利作家法布里奇奥·西莱伊的《捣蛋爷爷》(2013)中,充满传奇色彩的爷爷康斯坦特与孙子马克、孙女马尔塔来一同游乐,摆脱年龄辈分带来的拘束与节制,逆向

发展,回到一种生命原初的“顽童”状态。在土耳其作家塞敏·雅萨尔的《外公的杂货店》(2017)中,外公尊重并信任孩子,将杂货店托付给外孙女,让她积极参与杂货店的管理,获得成就感。在汤素兰的《天上掉下个老奶奶》(2018)中,无所不能的神仙彩云奶奶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为孩子们争取应有的权利与自由。儿童文学通过塑造和蔼可亲的老年形象拉近儿童读者与老年群体之间的距离,这种代际关系的现代性转向,体现了儿童与老年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也有利于在现实社会中引导儿童与老年人建立积极的关系,营造和谐的代际交往氛围。

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养成积极的生命观对于孩童来说尤为重要。老年位于人生的后半程,生物因素上的不可抗力使得他们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和“死亡”“衰老”等联系更为紧密。在儿童文学中塑造积极的老年形象,有利于让儿童读者真正深入了解衰老、理解死亡等现实问题。“老人—儿童”之间的亲密关系模式有助于正面阐述老年之于生命的意味,缓和死亡与衰老带给儿童的认知冲突,给予儿童真正的生命教育。在意大利作家罗伯托·普密尼的《马提与祖父》(1993)中,当众人沉浸在爷爷去世的悲伤时,7岁的马提却突然接到爷爷的邀约——“一起去散步”。旅程中爷爷一次次的缩小隐晦地展现了爷爷的生命变化。当爷爷小到看不见时,爷爷引导马提将自己“吸”进马提的身体里,永远活在马提心中。在常新港的《天空草坡》(2011)中,清洁工草坡在离世时,以欢乐的姿态离开了小镇,小镇居民也高高兴兴地送走了草坡。他平静的死亡态度打破了人们对死亡的固化认知,让孩童们感受到别样的可能。在丹麦

作家金·弗珀兹·艾克松的《爷爷变成了幽灵》(2018)中,已经逝去的爷爷回来平和地与孩童道别,引领孩童将思念永存心中,接受别离。在雨濑和边玉芳共同编写的《无处不在的外公》(2020)中,孩童塔塔用心回忆外公与自己的点点滴滴,逝去的外公变得“无处不在”,消除了孩子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情感嵌入式的阅读旅程帮助儿童逐步认识现实生活中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为儿童提供面对死亡的正确认知,在和平的生命教育中,体现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

尽管大部分儿童文学作品都运用虚构的笔法,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真实丰富的老年形象。这些老年形象不仅是存在于文学世界中的个体,还是现实生活中社会类型的一个代表。儿童文学作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关注,展现当下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代际交往,在文学作品中再现儿童与老年群体之间的复杂情感以及伦理问题。通过儿童视角塑造各类老年形象,有助于引起儿童读者共情,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复杂问题直观显现,让儿童读者可理解、可接受,引导儿童读者塑造积极的人生观和生命观。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儿童文学中的老年形象塑造仍存在局限性,部分模式化、符号式的塑造让有些作品中的老年形象显得扁平。温情现实主义的老年形象书写应融入批判现实主义立场,更加关注复杂的社会环境与多元家庭结构。在现实生活中,老年群体日益庞大。他们跟儿童与成人一样,也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与立体的人生。儿童文学中老年形象的书写不仅需要“写实”,还需要“真实”。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的真实



处境各异,他们也会面临孤独、贫穷、疾病、心理问题等诸多困难。儿童文学作家需要结合时代与社会背景,塑造多元的老年形象,帮助儿童尽可能多地了解,认识老年群体的全貌。

可以说,儿童文学中的老年形象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精神下对人类生命后半程整体状态的深刻思索,展现了老年群体在文化建设层面的社会价值。现实生活中,许多老人深度陪伴儿童成长,在引领儿童接受教育、与现实社会建立联系、凝聚家庭情感经验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儿童读者能够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成长经验,以情境体验深入感知、理解、共情老年形象,形成积极的年龄观与价值观,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现实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年友好型社会。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CSC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培养)]

■纪念

记得周晴:文字里的光

□庞 茹

忽闻周晴去世的消息,颇感意外和惊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读者、孩子的妈妈,我和孩子都喜欢她的作品,也都被她的作品滋养过。在这样的时刻,内心涌上来的却是惋惜、难过之情,也有一些想说的话。

最早看的周晴的书是她编辑的作品,《女生贾梅》《男生贾里》《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等。我本身也是一名编辑,在选择和阅读图书的时候不仅会关注作者,也会关注出版社、编辑的信息。因此了解到周晴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编辑,她编创的图书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中国好书奖等;她还担任过少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职务,这使得她会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对待儿童文学的出版。

同时,周晴还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她多年来笔耕不辍,创作了《你长大的背影》《小女孩的大理想》《蓝色心事》《紫露香凝》《像雪莲一样绽放》《十二岁的天空》、“了不起的许多多”系列等几十种图书。这些作品读起来不光吸引人、让读者喜欢,还能引发人们对生命、情感、自然、世界的更多的感受和思考。

周晴的作品里有很多她童年生活的影子,她的长篇小说《十二岁的天空》便是以上海弄堂为背景,展现弄堂孩子独特生活、独特视野和独特风俗民情的长卷。小说中,12岁的小女孩小小在上海弄堂里长大,她用一双童稚而敏锐的眼睛来打量她身处的环境和世界,观察她周围的人和事。一个小女孩的成长中有欢声笑语,也有伤心难过;一个小女孩眼中看到的一切,既有恐慌和困惑,也有试图理解和接纳。弄堂在变迁,时代的洪流中裹挟着是非非,既有泥沙俱下也有水落石出;更有形形色色的、鲜活的,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人。这一切都在她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迹。

周晴的作品也有很多对当下儿童成长的关注。她的长篇小说“许多多”系列,主人公许多多并不是儿童文学中常见的顽皮的“熊孩子”,而是个懂礼貌、学习好的好孩子。周晴用她对孩子细心的观察和用心塑造,写出来的人物个性鲜明,故事引人入胜。比如体育课上篮球比赛的时候,许多多这一队上半场赢了,对手不服气,体育老师答应他们下午接着比。结果下午的时候班主任说体育课取消了,要进行班干部选举,许多多勇敢地提出抗议;班主任很生气,当她明白原因后找来体育老师。两位老师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同意班会课后接着上体育课;孩子们非常开心。一个机智灵活、敢于表达自己想法又不失礼节的孩子形象跃然纸上。

周晴的作品中最令我和孩子感动的是《像雪莲一样绽放》,这是一部伸向远方的作品。作者将笔触伸向了遥远的西藏,更是有着高远的立意——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小说里塑造了夏贝、阿炼、魏凯等当代少男少女形象,而故事的核心人物外公并不是“英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角色,还有援藏教师彭老师,也有着自己的挣扎与困惑。小说里外公的原型,就是周晴的外公。他有着特立独行的“壮举”:爱爬山,总是独自出行,周晴是在媒体的报道上,才意外得知外公居然瞒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步行进入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并在那里捐建了希望小学。外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给了周晴深深的震撼,在和外公长聊以后,她对外公的行为从费解到理解,最终完成了一部感人的作品。周晴曾写下:“所谓幼学如漆,一个孩子的视力所及,他遇见的人、读过的书、看到的世界,如果其中有过善行和善良、标杆和理想,那些东西会沉下来留在他的心底,成为他长大后的教养和底线。在我成长的日子里,一直很感谢我的家庭,尤其敬佩我的外公。在他曾经的岁月中,他的那些善良举动,在西藏墨脱建起了一所小学,给了我那么触手可及的榜样的力量。”

周晴也写自己的孩子,她曾回忆儿子6岁的时候有一次得了湿疹,已经快好的时候,老师跟她说可以游泳的,但孩子自己坚持完全好了再游。周晴有些惊讶,很想知道一个6岁的孩子是如何克制这份欲望的。儿子说:“我很喜欢游泳,可毛病好了,以后可以游泳的时候有的是,不是吗?”周晴很意外儿子的回答,也感动



周晴

于孩子的从容和平静,“未来很长,我们是应该有点耐心的”。也许,正是对生活细微之处的观察,与孩子的平等交流,让她得以塑造出那么多生动立体的儿童形象。

儿童文学作家、编辑、出版社领导的多重身份使得周晴会从更高维度、更深层次去看待儿童文学。周晴在出版社做过十多年的童书编辑,她时常告诉自己和年轻的编辑们,做童书面向少儿读者,要有一定的责任心和人文关怀。她认为童书最重要的是知识体系和情感素养两部分,特别是后者对现在做童书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面对市场热潮时,她会谨记童书出版的理念和初衷;市场利润当然很重要,但对于童书来说不是第一位的。在国外书展上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周晴也很善于学习对方的优点,对他们做童书的态度、专业要求深有感触,决心要以更高的眼光和专业水准来做童书。同时,她始终致力于探求儿童文学的美学本质与艺术个性。她认为,“对儿童文学来说,有爱、有激情、有温暖向上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感受真生命和真性情’是儿童文学的魅力所在”。

用爱构筑温暖的港湾,用文字编织出一道光,这也许是儿童文学作家最本真的情怀、最幸福的使命。周晴盼望儿童文学的走向可以有坚守和善意,希望每个写作者努力让良善之心镶嵌在作品中,她始终相信善良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最强大力量。“对于孩子来说,通过文学的力量,特别是儿童文学,做一个内心善良的人,是不是尤其重要呢?一个内心盛满向善向美的孩子,将来会是个有坚守的、积极乐观的成人。真心希望在儿童文学世界里,我们可以一次次遇见良善之心的故事、有情感的表达。”内心有爱,就会做个善良的人,有底线有坚守,就会有一份同理心、懂得悲悯;内心有光,就会成为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的人,也会有勇气面对风雨和黑暗,也会努力去照亮他人。

泰戈尔在《用生命影响生命》里这样写道: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借着你的光,
走出了绝望。

请保持心中的善良,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借着你的善良,
走出了绝望。

我想,这首诗就像是周晴的人生写照:生命离开了,精神还在,光还在,依然温暖着孩子们的心灵,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

(作者系杭州市评论家协会会员)



■原创

□刘丙钧

昆虫谣曲(六首)

“小蜜蜂,小蜜蜂,
你唱歌儿给谁听?”

“谢谢花儿赠花粉,
我唱歌儿给花听。”

知了知了嘴巴硬

一只知了树上叫,
嗓门大来叫声高:
“知了,知了,
知道,知道,
天下的事儿我都知道。”

那边来只大螳螂
一餐美味落了空,
刀螂呀,饿得肚子咕咕叫。

蝴蝶开心花儿乐

凤儿吹,花儿摇,
蝴蝶飞来瞧一瞧。

落在花上伸出嘴儿,
吸吸花蜜甜甜的水儿。

东一朵,西一朵,
雄花上起飞雌花上落。

雄花的粉,沾一身,
送给雌花叫授粉。

授粉的花,能结果,
蝴蝶开心花儿乐。

圆圆的背上驮星星

小瓢虫,小瓢虫,
圆圆的背上驮星星。
我问甲虫累不累?

他说:
“不累 不累,
再多几颗也驮得动。”

(作者系儿童诗人)